□曾德凤

“玩商”退化奈若何

那是些老场景。

儿童，将一根树枝幻化成驰骋江湖的宝剑；滚铁环过市，铁钩与铁圈叮当作响，如奏《十面埋伏》。成人，蹲在树荫下斗蟋蟀，草茎拨动间暗藏《孙子兵法》；几块石子摆起搏杀的棋局。随处可见的聊白话侃大山，笑声泛滥。更有那魏晋名士王羲之之流，曲水流觞，竟喝出了书法极品《兰亭集序》。还有那王子猷雪夜访戴，乘兴而行兴尽而返，何等恣意！

玩，乃人之天性。其玩法五花八门，快乐如大河奔涌。而当下，我们曾经劲爆的“玩商”大大地退化了。举目四望，人们该严肃时严肃，不该严肃时仍然一脸严肃，精于玩的人快成濒危动物了。某研究机构调查称：当代成年人遭遇突发雪仗时，70%会本能地举起手机录像，25%担心发型凌乱，仅有5%的人感兴趣加入其中，但大多也只浅尝辄止，意思意思。“玩商”退化，使生活少了盐少了味精少了酱油，趋于寡淡。

生活一寡淡，原本还算本分的忧愁，便被成倍成倍地放大，心理压力渐渐积压，暗流涌动，这催生出一种新的流行病——抑郁症。抑郁凶猛，逼得生活里各个或明或暗的角落，不时传出或轻或重的叹息声，甚至逼着一些人痛不欲生，怎一个悲剧了得！按理说，物质生活水平与快乐应该成正比才是，但事实是，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，而人们的快乐指数却直线下跌。“玩商”大大退化，快乐之源出幺蛾子了。

为何我们的“玩商”会在不长的时期里大大退化？

首先是许多人讨生活不易，把日程表塞得满满当当，工作压力成了“玩商”“跌停板”的罪魁祸首。朝九晚“无定”，通勤似长征，下班后只剩瘫倒的力气，哪还有闲情逸致探索玩乐？

再者，是现代电子产品争宠。平日里，一些空闲的边边角角时间，全被手机这个“小三”给霸占了。假期来临，满心期许一场放松之旅，最后却沦为换个地方刷手机。面对大好山川，脑海蹦出的不是诗意遐想，而是“这地儿拍照发圈文案怎么写”；海滩漫步，无心感受沙砾摩挲、海浪轻抚，只顾埋头P图，好让照片在社交平台收获点赞。那些本应沉浸其中、忘乎所以的游玩时刻，都被“数字化虚荣”截胡，玩得敷衍、累心，看似花样百出，实则味同嚼蜡。

孩子本该是玩的主力军，无奈课业泰山压顶，孩子成天在课业里挣扎，再加之课余辅导班、特长班、奥数等等，童真童趣被升学压力碾碎，“玩商”在题海里奄奄一息。这还不算，家长也不能幸免，纷纷被拖入孩子的课业之中，做孩子的家庭导师，给孩子一滴水，自己得是一桶水，他们像爱因斯坦钻研相对论一样钻研，辅导时也耐心得自己仿佛一个机器人，长年累月诲人不倦。玩，站一边喝西北风去吧。

“玩商”退化，如何救治？

对于讨生活焦头烂额者，需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明白玩不是吊儿郎当，而是磨刀。有时适当地玩一玩，再工作起来，会格外有劲。如果是脑力劳动者，有时玩上一玩，给灵魂“吸氧”，大脑有可能灵光一闪，就此诞生个什么定理，也未可知。

针对手机等电子产品从中作梗，则要十分自律，把这个“老虎”关在笼子里，发挥它的作用，但又不让它独霸你有限的业余时间。

孩子、家长双双被动地泡在学业中，没完没了，这需要中考、高考这个指挥棒充分发挥导向作用。如果有专家能设计出与无休止的刷题关系不大，而对有创造性才华的人格外垂青的中考、高考试卷，刹住白天晚上一个劲刷题的世风，再则，采取某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弱化而不是神化高考分数，双管齐下，孩子、家长便有可能更好释放自己。

如此，“玩商”方能渐渐恢复。我们方能在这纷扰尘世，活出兴味盎然、热气腾腾的模样，不负岁月赐予的每一刻闲暇。

□游宇明

人轻者即是自轻

曾喜欢一句名言：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。”似乎说话、做事只要顾及了自己的心情，便可坐等好人生。经历无数生活的沟沟坎坎、莫测风云之后，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：一个人做事，该不该在乎别人的观感，得看其时其地的情境，不可一概而论。

世间有些事固然可以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”，比如大学读什么专业，比如出外旅游坐高铁还是飞机，比如钓鱼是去湖泊还是江河，这些事这样做那样做都不会产生不可预测的恶劣后果，但生活中有些事则必须重视他人的感觉，不能自以为是，更不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

晚清曾国藩在京城时，官是当得出乎意料的顺溜，短短十年就由一个小小的翰林变身为“副部级”官员，但由于心存傲慢，经常与朋友发生冲突，不时遭同僚嘲笑，内心非常郁闷，甚至生出过归隐田园的念头。出京带兵，又碰了许多钉子，好几次甚至有性命之虞。后来，他将自己的人生翻检了很多遍，觉得必须悬崖勒马，于是变得心平气和、包容厚道，此举赢来了一批愿意为之冲锋陷阵的知己和部下。后来能平定太平天国，就与性情的大改变相关。

行走尘世，谁都希望获得幸福，遇了难事、置身困境，总期待有人拉自己一把。给饥饿者以食物，予冻馁者以柴草，永远是一种使人感激涕零的事。只是做这一切时，你先得放下“求”心“利”欲。如果做什么事都先要想到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，很多善事你就没有动力去做了。真正有悲悯心的人，不是以善良去求回报，而是要用它来安放灵魂，使自己看得起自己。

一个人还得有拨云见日的大气。生活就像一片群山，到处都是道路，有时很难保证自己走的那一条最能抵达远方。怎么办？我想不妨考虑一下自己的“走相”，选择一条他人避之不及的下笨功夫的线路。当年的司马迁只是个小小的史官，但他要求自己记录历史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希望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，甄别史实非常严谨，每一个文字都很讲究，《史记》最终成了历史与文学的双杰作。假若司马迁只想走捷径，通过讨好权力求得一时的荣耀，不在乎后世读者怎么看待自己写的文字，《史记》肯定不可能获得如此高度。

世界上所有的光芒都是时间的产物，该等待的要等待，该拒绝的得拒绝。倘若心无定力，这也想争，那也想要，最后可能哪种东西都得不到。浮躁击垮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毅力，更有宝贵的初心。只有彻底戒除它，我们才能获得“授人玫瑰”的机会。以学问和成就言之，陈寅恪是民国文人的天花板，曾被清华大学国文、历史、哲学三系合聘为教授，被称为“三百年来第一人”，但人家的耐心，那些在乎功利的人还真的学不来，他游学海外7年，只希望获得真知识，连一纸本科文凭都没要。

《增广贤文》有言“自重者然后人重，人轻者即是自轻”。人不是一朵飘浮的云，而像一棵大山里的树，前后左右都是同类，我们说的话、做的事都会影响到别人：你是个性情、品质、能力出类拔萃的人，别人会因此受益；反之，他们可能遭到损失。收整好自己，让远远近近的人感受到你活着可以让别人活得更美好，别人就会看重、尊敬你，你自己也会从中得到快乐。心中只装着自己，对别人的观感毫不在意，必然会像过街老鼠一样人见人厌。时间长了，你良好的自我感觉也会从空中掉下来，由“人轻”最后变成“自轻”。

□胡天祥

不能忘却的记忆

绍兴上虞长塘镇茶岭头，一条乡镇公路蜿蜒而上，鲜为人知的是，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毛竹林下，埋藏着29个为国捐躯的将士。

这是一段发生在84年前的抗战记忆。1941年9月30日下午，驻扎在曹娥的日本盛中队200多人，经长塘入松门扫荡，被国军二十六师“蔼瑞平正”“疾雨中号”两个整编团的优势兵力包围，战争十分激烈，日寇死伤无数，被歼在即。

然而，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长塘汉奸杜大毛却趁着夜色，为日寇引路，借着树木掩护，绕过梅坞岭顶，从国军背后发起突然袭击。国军猝不及防，双方激战到第二天上午9点半，国军阵亡29人，日寇丢下2具尸体，仓惶逃回曹娥老巢。

战后，当地村民在国民党师长王克俊带领下，将阵亡的官兵遗体从梅坞岭抬下，安葬在西麓茶岭头一片较为平坦的山地之中，土墓上各插一块木牌写上英雄名字，并联合村民举行了祭奠仪式。

抗战胜利后，王克俊升任国军二十一军中将军长，并于1949年12月21日在四川大邑率部起义。建国后任四川省政府参事、全国政协委员等。

世事如烟，随着年长知情者相继离世，世人逐渐淡忘这里发生的往事。埋在茶岭头黄土下的抗日英举也随着木牌渐渐消逝，坟头夷为平地而不为人知……

归鸟唱晚，竹林摇曳。近日，笔者再次来到这里，一缕清风吹过，天地间，林间的竹叶、地面的小草仿佛诉说着那段遥远却并不遥远可歌可泣的往事……

黄土默默，晚风阵阵，追忆当年壮烈的抗日战争，面对长眠地下的英灵，不由让人感慨万千，泪湿双眼。10年前，上虞一些热心人士曾设想留住这段历史，但因资料缺乏等原因，不了了之。

当年29位抗日英雄血染山林，埋骨他乡，化为黄土，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我们该为这些为国捐躯、埋骨他乡的英雄们做点什么以铭记历史、告慰忠魂呢？

□杨崇演

低处的高处

我常觉得，人生在世，无非是在低处仰望高处，或在高处俯视低处。然而，世间偏有一种奇特的境地，分明是低处，却俨然高处；分明是高处，却又不过是低处。这“低处的高处”，着实值得玩味。

前几天，走过城西的老城区，那是一片低矮的棚户，有的屋顶上还覆着破布，在风中簌簌作响。我踌躇着是否要穿过一条窄巷，忽见一老妪坐在门槛上，手中捧着一本破旧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正低声吟诵。她的声音沙哑，却字字清晰，竟将李白的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念得铿锵有力。我不由驻足，看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，竟浮现出一种近乎庄严的神情。这老妪住在如此低矮之处，精神却分明站在高处。

单位后门所在的小区，有家修补店。铺面不过丈方，墙上挂满各式旧鞋，地上堆着修补工具。老人驼背，手指粗短，却灵活异常。他修鞋时全神贯注，仿佛手中不是破旧的皮鞋，而是珍贵的艺术品。我曾问他为何不去大商场开店，他笑着说：“这里挺好，街坊邻居都熟，修了一辈子的鞋，他们的脚型我都记在心里。”说这话时，阳光透过梧桐树叶，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竟显出几分圣徒般的宁静。他的收入微薄，却自得其乐。每次路过他的小店，经常见他在哼着小曲，或是与顾客闲聊。

相比之下，我认识的一位富商，住着别墅，每日为股价涨跌忧心忡忡。他的书房里摆满了成功学著作，墙上挂着与各界名流的合影，却常在深夜给我打电话，诉说无尽的空虚与焦虑。他的身体居于高楼，精神却困在井底。

人生在世，地位高低原不在形骸，而在精神。

记得幼时，村中有个疯癫的老者，常年睡在祠堂檐下，村童常以石子掷他。他却从不恼怒，反而将石子收集起来，排成各种图案。一日大雨，我去祠堂避雨，见他正用石子排出天上的星图。我惊讶地问：“老伯，你懂天文？”他咧嘴一笑，露出残缺的黄牙：“天上的星星认得我，我也认得它们。”后来才知，他原是读书人，因情场失意而疯癫。这疯老，睡在最低处，心却在最高处。

文人墨客常言“登高望远”，却不知低处亦可望远。我曾在山谷中仰望星空，那星辰之近、之亮，竟比在山顶所见更为真切。低处看高处，别有一番景致。杜甫诗云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固然豪迈；但白居易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不也是从低处看出高处的境界么？

现代人汲汲于攀登，唯恐落后，却常常忘了低处的价值。电梯里，人们争相挤向高层；地铁中，乘客推搡着抢占座位；职场上，同僚倾轧着谋取升迁。人人都想往高处去，却不知高处不胜寒，更不知低处亦有洞天。

我认识一位青年，大学毕业后执意去山区教书。亲朋劝他留在城里谋个“体面”职业，他却说：“宁愿在低处做高处的事，也不愿在高处做低处的人。”十年过去，他教出的学生有的已考入名校，而他仍在山区，面容黝黑，双手粗糙，眼中却有光。这便是“低处的高处”了。

人生在世，高处低处，原不过是相对而言。蚂蚁视草为树，人视丘为山，鹏鸟视山如砾。所谓高低，不过是视角不同罢了。若能心安，低处即是高处；若心不安，高处亦是低处。

每每静坐，总会想起老妪吟诗的声音，想起修鞋匠哼着的小曲，想起疯老者排出的星图，想起山区教师眼中的光。这些“低处的高处”，比那些“高处的低处”更令人肃然起敬。

人生在世，不必执着于攀登。有时，甘居低处，反而离天空更近。

山河锦绣 李海波 摄

□米丽宏

小满佳境

据说，用黄金分割律来划分一年365天，小满日恰处于0.618的黄金分割点。这是一个神秘的时间节点，时光就像那将满而未满的麦粒，晶莹透亮，温润如玉，用手掐一掐，掐得出乳白的琼浆。

小满之月，被古人称为“麦月”。北宋马永卿《懒真子》中道：“小满，四月中，谓麦之气至此方小满而未熟也。”麦穗到小满，从体量上看，已半筷子长，每一头穗子里都住进了三四十粒小麦，小得盈满。拿手搓开绿壳，你就看到了“小满”的真相：那是正在走向饱满的绿莹莹、软嫩嫩，而不是展示成熟的金黄黄、硬绷绷。

然而，小满之绿，似乎就要充溢大地的角角落落，以至于世界都绿成了一方巨大的翡翠。那不是寻无影踪的水煮初春绿，而是脱去了虚幻的如玉翠碧；那绿，也不是粗壮发乌的叠翠盛夏绿，而是清新靓丽的青春绿。

它们绿到了天外，还将绿到时光的背面，它们正走在欣然悦纳、兼收并蓄、逐步成熟的途中，那些新蔓子、新枝子、新叶子，不管是从哪里赶来的，虽看上去已颇为齐整，但它们还会一口气不歇，穿越节令，走向自己的饱满之境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放眼四野，此时，蔷薇将残，樱桃已红，芭蕉渐绿，稻秧尚青，桑葚红紫，榴花明艳，乳白蚕茧渐渐丰满，青色麦穗正日日丰盈。

而充盈于大天大地之间的，还是连成一片的绿。

天地相接处的雾霭，成了一片青气；层叠的绿，塞在眼前。伸出双手，你就接住了它们的吟唱。在田垄与田垄之间，村落与村落之间，小山与重峦之间，绿树与绿树之间，绿色流荡着、拥挤着、喧哗着。在这背景上，你又情不自禁地走近了麦田，它是小满的代言啊！你会被小满时节的麦子迷倒，它以一种诗意的辽阔与深沉之绿迎候着你，与你相对。万穗齐发，微微摇摆，麦穗举着青灰的芒刺，洋溢一种勃发的英气。那温柔的剑戟、诗意的仪仗，使整体的青绿之上，浮漾起一层灰白雾气，朦胧、玄幻，敦厚又宁静。

少年的麦粒，正在微型的青色宫殿里，默不作声地成长。眼下它们颗粒充盈，青亮如玉；淀粉量小，水分很大；看似饱满，其实半饱。

这正是小满的珠玉之境。

小满未满，但一切正在走向扎实、瓷实，万物都撇去浮躁，沉潜下来，埋头奋进。看看，前面还有无穷的上升空间，做事，需留下转圜的余地。

满，是“全”，是十分之境，巅峰所在，永远的向往，终极的追求。而小满之境，则充满哲学意味。你是好的，还有变得更好的空间；不好的，有调整弥补的机会；不好不坏，不乏变化的可能。它教会我们，对日子要充满憧憬。

所以，小满不是陶然，不是宛然，不是飘然，不是熏然，而是醇然、酣然、奋然，是青春勃发、沉潜奋斗的一段时光。

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麦田之外：阳光已浓郁，风声已肥美；南方的白兰花、茉莉、栀子花，都开了；枇杷在黄，樱桃在红，杨梅在紫；河边的苇秆，伸出一枝嫩嫩细篙，预备将我们渡到夏天的日色里去；大人爱过和小孩正爱着的蝌蚪，隐去黑丝绸一样的尾巴，长出了四条腿，生涩涩蹦出了草丛。

油菜，已经沉坠坠了，菜荚青绿肥厚，像电影《芳华》里的女舞者，一个接一个搭在前者肩上，倾过去、倾过去、倾过去……远山深处的老斑鸠，“咕嘟嘟、咕嘟嘟”地沉吟，鸣声传出山谷，有了空旷的宇宙感，好像旷野自己在发声。

小满，风华清靡，意气风发，犹如涉世未深的青年，且以肤发的温润、关节的玲珑、眼目的澄澈、意志的凝聚、言笑的晴朗，大踏步走进光阴的盛季。

□赵畅

低调的本色

“低调”这个词语的起源并没有明确的故事，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谦虚、内敛和稳重，低调的态度显然符合这种价值观。

如果说，低调是谦逊的代名词；那么，我想低调应该是对那些富有实力者们而言的。换言之，没有实力的人，大抵是无低调可言的——尽管真正的低调不是给人看的，更不是经过装饰的“高调”。否则，便会遭人嘲笑、奚落，以至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。笔者就曾经碰到过类似的情况：有位在县市报发表过几首小诗的作者，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面对大家以诗人相称，他竟飘飘然起来而大言不惭地表示：自己未来“五年的创作目标”是，“一年内发地市报刊，两年内发省市报刊，三年内发全国报刊，四年内进省作协，五年内入中国作协”。这高调之言，暂时博得“热烈掌声”以后，渐渐地也终于成为大伙的笑料——尽管其勇气可嘉，可毕竟名不副实。因为太过高调、自以为是的气性，是阻碍其诗歌创作与进步的。五年过去了，在高门槛的诗歌创作中，他还是一个门外汉。

没有实力，固然高调不得，而即便对富有实力者而言，也毋须高调、不可高调，而理应以低调行事。其理由至少有三：一者，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流俗的弊端至今依然难以消解，正如三国时魏国文学家李康的《运命论》所言：“故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”因而，低调也就成为富有实力者躲避“摧之、湍之、非之”最好的“护身盾牌”；二者，人一旦低调了、谦逊了，自身就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磁场，把更多人团结吸纳在自己的周围，进而为自己营造干事创业的和谐环境，并构建起相互帮衬、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；三者，低调也是对自己实力的“存疑”，对自己尚有短板和不足的一种无情解剖，对还有潜力可挖而须进一步发力的一种清醒认识。诚如契诃夫所言，“对自己的不满足，是真正有天才的人的根本特征之一”。如此低调、低调如此，我们怎能不反躬自问、见贤思齐并迎头赶上？

做到低调，保持低调，最为关键的是要做到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。因为真正的“低调”是本色，是发乎内心的自然，不被人裹挟，没有丝毫的违和感，是“本来如此”的真实，当事人根本意识不到什么“高调”“低调”。否则，忸怩不堪、故作姿态、哗众取宠，只会适得其反。

检验一个人是否坚守了低调的本色，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参照系：一是看自己能否主动拜能者为师。低调不是被动的产物，而是主动的行为。唯有主动出击，方显你的真诚，也才能填筑你内心的丰盈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得好：“下棋找高手，弄斧到班门，这是我一生的主张，只有不怕在能者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，才能不断进步。”这无疑是对低调最本质的诠释。二是看自己能否正确面对荣誉。荣誉是一面镜子，从中可以照出一个人道德境界的高低；荣誉也是一杆秤，可以秤出低调分量的轻重。季羡林在其《病榻杂记》中给自己摘掉了“国学大师”“学界泰斗”“国宝”三顶帽子，这种伟大中的平凡、务实中的低调，耐人寻味。三是看自己能否摆正位置。“饱满的稻穗总是低沉着头”，甘居人下、看低自己，反而更能砥砺自己昂起精神头颅，努力追求卓越。恩格斯说过：“我一生所做的都是我预定要做的事情——我演的只是配角——而我想我还做得不错。我高兴我有马克思这样的主角。”淡然面对自己的成绩、不贪功，热情点赞他人取得的成绩、不嫉妒，这不仅没有折损恩格斯这个“配角”的光环，而且其伟人形象在我们心目中愈显高大。

想起了托尔斯泰的一番耐人寻味的话：“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，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，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。分母愈大则分数的值就愈小。”有的人之所以沦为别人的笑柄，是因为他只活在自视甚高、自我欣赏的狭隘天地里，因为“对自己的估价”太高，高调得不可一世，因而在别人眼里标注其“分数”的值难免愈小，其形象内涵也因此变得愈来愈猥琐。